

老妻接了一个电话,然后向我转述。我大笑。她说的趣事是这样的:旧金山十位乡亲(五对夫妇)组团,参加邮轮八天游,成员均已七老八十,但这种游法“大姑娘坐轿——头一次”。当然,他们不但有余钱,还有闲暇,身体也可以。团友之间都有数十年的交情,途中不愁没人做伴。粗看条件一一具备。何况,这一次是从旧金山的码头上下船,不像乘别的邮轮,要坐飞机去别地。行将出发,一个个像小孩子巴望新年。

人生最后一课

刘荒田

始料不及的是,十个人中有三分之二,上了船,把行李放进房间,心思来个180度转弯,心虚地问:“可以退吗?不想去了。”邮轮开动,吃饭的时间到了,他们在自助餐厅占下三张桌子,拼起来,以便互相照应。其中两位去取食物,却不知晃到哪里去了,大家吃完才露面。因为迷了路。害得大家差点向邮轮报告:有人失踪。

我笑过之后,想:可敬的乡亲,大半生以勤劳为职志,如今面临最后一道难题:如何消闲?到了这个年龄,儿女这一代都忙自己的事,孝顺只靠偶尔的探望表达。孙儿女上了小学、中学,不需要他们照顾。为“忙碌”而设定的人生主调,再也奏不响。每天的“时间表”基本上是空白。待在家,再闷也凑合着过,因为习惯能够摆平一切。而邮轮,一切陌生,磕磕碰碰,怪不得他们马上怏怏。

即使家居,也不是每个人都耐得住无聊。也是老妻告诉我的,昨天她和同村姐妹H去旧金山闹市逛百货公司的服装部。女士“血拼”,“买什么”并非要旨,一路走来,看货色,比较,试穿才是主轴。如此,走一趟“谋杀”它几个小时,稀松平常。太多空白的日子,就是这般填满的。可是,才走了20分钟,H就吵着要回家。回去干吗?后院晒着菜干,怕雨下了淋了。此时天空蔚蓝,连云也没有。

总而言之,晚年如何度过,是难度不小的功课。人生这最后一道如不予恶补,生活质量难以提升。眼前的日子,本是前半生所向往至要的,无牵累,无约束,钱包可以对付,你硬是不敢要,到手了也要“退货”,难道非要独沽一味——病吗?

自己的窝囊与尴尬,他们也许明白;也许归咎于他人他物,以搭邮轮为例,可抱怨房间太小,路线不理想。以收菜干为例,可骂春天的天气是“孩儿脸”。不过,谁要给他们上课,他们未必爽快回炉当学生,思维和生活习惯已固化。大山不向他们走来,他们也不接近大山。

我们的文化大多强调吃苦、尽义务而忽略消闲方面的陶冶,是一贯的短板。多数同胞不注重精神生活,已是大缺陷。加上向来不注意培养可贯彻至老年的兴趣或者习惯,不为消闲时光建构同仁团体,如下棋、打牌、摄影、绘画、书法、高尔夫、旅游、打猎、钓鱼、跳舞、读书,难以给平淡、单调的生活加上色彩和滋味。

如果他们愿意拿出仅存的兴趣,倾听他人的建议,我只提供一点:努力走出去。坐井太久,欲观天必须跳出来,到广阔的世界去。嫌外面的阳光太亮,一时难以适应,那就熬一下。阿拉斯加的冰川,唐人街的美食,论魅力总不至于比你太熟悉的家小吧?

说来说去,毛病在这里:心态铆定在体力劳作上,一旦脱离习以为常,却没有灵性活动及时填补,

于是,被无形而无所不在的压力催迫着,栖栖遑遑,难以安顿。怎样才能使得节奏放慢?新办法有一条,极简单:深呼吸数次,然后行动。

宝爷已经大二了,从他高中起的几乎每个能出门的暑假,我都尽力让他跟同学旅行,这主要是担心自己弱爆了体能拖累了他与世界勾搭的深度。当然,除开物理上的各种准备,在了解世界之前,至少要让他对自己有所了解。这是一个需要长期谋划的过程。

从宝爷能坐着跟我一起看电视开始,我俩凑在一起讨论得最多的就是腿长的姑娘身材好,脖子长的姑娘气质好。直到有一天,他很认真地向我请教:“也不能光看漂亮吧,脾气也很重要,要不然像红太狼这么凶,我会被她打死。”我一边欣慰于宝爷终于开始从内心的感受出发,去思考什么是幸福的人生,一边也诧异于在我孜孜不倦的“外在美”教育下,他居然觉得红太狼漂亮……

估计是因为不会打游戏,我理所当然地认为

听说有的单位在录用职工时有一项规定:凡文身者不予录用。有些人就议论开了:这合理吗?合法吗?谁给他们这项权力?

文身者,有些人在身上刺上各类花纹、图像甚至文字之谓也。如今刺字的少了,古时候,有些罪犯脸上是要刺字的,作为一种标志,“发配到某处,称为‘刺配’”。林冲就被刺过,这当然是莫大的侮辱,是被迫的惩罚。也有截然不同的,如岳飞背上,就被母亲刺上“精忠报国”四字,以表明对国家的忠诚,令人肃然起敬。可见,从历史上看,文身挺复杂的,不能一概而论。

说文身

过传忠

如今的文身,被强迫的大约是没有了,而像旧社会曾出现过的刺字作为某些黑社会帮派标志的,那是应该连同“打黑”斗争一起处置的。

现在文身的,大多是一种爱好和追求,认为这样好看,标新立异,洋洋自得。尤其是一些青少年,他们的审美观往往与众不同。就如同好好的衣服,一定要剪出些破洞才觉得穿着光彩好看。倘若周围人群投来异样的眼光,他们还会感到分外得意——追求的不就是这样的快乐或刺激吗?而某些商业部门,为了追求利润,就开设了文身店铺,生产出各式各样的“破”衣服,这种投其所好的行为,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

怎么办呢?取缔?限制?它毕竟不在“黄、赌、毒”的范围,没有涉及法律,不能强行处理。即便个别单位在用人条款中硬性规定不予录用,我觉得也不尽妥当。因为它毕竟还是个人行为,并未对社会造成什么负面影响。倘认为由此感到了他品质或作风方面的缺陷,那是综合考虑的判断,应有相应的标准,可以不录用,但文身不是直接原因,无须明文规定。“文革”中,强行剪掉一些人的“小裤

脚管”,锯掉某些人的“尖头”皮鞋,应当被视为侵权做法,不可仿效。

照此说法,就只能听之任之随它去了?当然也不是。这就涉及到社会的舆论引导问题。社会应当有正确的舆论导向,引导大家趋向真、善、美。对一些事情,如文身、穿“破衣”之类,有关专家应表态,应说出个所以然来。当然,也可以争论,真理愈辩愈明嘛。在一些部门、单位,尤其是学校,可以根据工作的需要,环境和风气的要

求,制定一些相应规则。譬如,在中小学生学习中完全可以要求他们不文身,因为这对他们成长不利,养成标新立异的习惯,分散学习进取的注意力,绝对是不可取的。当然,要讲道理,要引导。报刊、网络、媒体,舆论宣传还不够,应当针对实际,针砭时弊,树立良好的风气。有关管理部门更应负起责任来,譬如商业部门,就应该掌控这类营销活动,有个原则性的说法。

有人会说,没什么大惊小怪的,世界上文身的人多了,有的国家名人都文身,咱们国家的有些著名运动员,不也文身吗?管得了吗?正因为如此,更要管起来。尤其是跟工作有关,跟社会风气有关的场合,譬如去一个庄严的会场,出现一批文身的、穿着“破”衣裳、染着各色头发的,你觉得正常吗?该不该关心一下呢?

当然,如果只是在自己身上隐秘的地方刺上小小的图记,作为纪念,作为隐私,甚至也不希望人家发现,那我想,这点自由还是有的吧,人和人是不一样的,可以保留一些小小的空间。



徐汇西岸夜色(摄影)申然作

宋璟和姚崇、张九龄、魏徵一样,是唐朝的一代名相,为“开元之治”作出了重要贡献。读新唐书《姚崇宋璟列传》,后又读到五代王仁裕的《开元天宝遗事·有脚阳春》,知道了一个典故:阳春有脚。时人称赞宋璟像长了脚的春天,走到哪里都会给那里带来阳光和温暖。

看宋璟一生,我感到阳春长脚,作为重臣必须正直刚正。宋璟给当时朝廷带来的阳春,常常冒杀头之险。最典型的是武则天时期,张易之、张昌宗自恃武后宠爱,大胆妄为,结党营私,陷害忠良,朝廷可以说是雾气沉沉阴雨天。但宋璟正直刚正,为朝廷带来阳光。张易之诬陷御史大夫魏元忠有不忠的言论,欲治以死罪,让张说作证。将要当庭对质时,张说十分恐惧。宋璟找到张说:“名义最为重要,不可诬陷正直的人,以求暂时免祸。为此而受到谪降,正可以流芳后世。你如有不测,我将在朝廷相救,将与你同死。”张说被他一番话感动,朝廷上如实地回答,魏元忠得以免死获救。宋璟任左台御史中丞,有信告发张昌宗引相工观吉凶图谋反,宋璟请求彻查,武则天说:“张易之等人已经告诉了朕。”宋璟说:“谋反不能因为自首而免宽,请求交付法官审讯,以严明国法。张易之等人地位显贵深受宠爱,臣说出来将招致祸患,然而臣被愤怒所激励,即使死了也不后悔。”武则天非常不高兴。宰相立即宣诏让宋璟退下,宋璟说:“现在在亲耳聆奉德音,不必烦劳宰相擅自宣说天命。”武则天无奈之下,允许将张易之等收捕入狱。

阳春因何长脚

洪水

朝野云开日出。不过,很快武则天又下诏宽免二张,要二张向宋璟致谢,宋璟愤而不见。二张对宋璟恨之人骨,张易之派刺客刺杀他,公正之人告知宋璟,宋璟乘坐矮车住到了别处,才幸免于难。“阳春有脚”是百姓叫出来的。我感到“阳春”之脚生于宋璟的民本思想,给百姓带来阳春,必须处处为民着想,时刻为民谋利。

宋璟被贬为广州都督时,尽管被贬,爱民之心不变。广州人多用竹子茅草建造房屋,经常发生火灾,弄得家财成灰,沦为乞丐。宋璟教百姓烧制陶瓦筑墙,修建店铺,百姓开始知道房屋便利,不再担忧发生火灾。唐玄宗巡幸前往东都,到达崤谷,驰道狭窄,车马拥挤停滞,玄宗大怒,命令罢免当地官员。宋璟立即劝说道,如果治罪地方官员,百姓必然要遭受困苦,劝谏玄宗收回了成命。中宗时武三思仗仗与皇后私通而受恩宠,宋璟严斥之祸乱朝廷,与之结怨。中宗诏令宋璟任检校贝州刺史。当时河北发生水灾,饥荒严重,武三思派人征收封户的租赋,宋璟尽管是检校,但为民请命,拒绝让百姓交租赋,更遭武三思排挤,被挤出朝廷,外任杭、相二州刺史。但宋璟到任后,始终以为民为本,下属没有敢犯法害民的。“阳春有脚”,但图虚名必跛脚。宋璟在广州政声显著,被召回朝再次为相,广州吏民为他立了一块“遗爱碑”。宋璟十分清醒,他觉得自己是百姓的衣食父母,做的都是分内事,这块“遗爱碑”,名为广州吏民,实为广州官府,似是“政声人去后”,实则“政声随相位”。于是上奏玄宗:“臣在州无他异迹,今以臣光宠,成彼谄谀,欲革此风,望自臣始,请赦下禁止。”“上从之。”宋璟不是为博名钓誉偶送一束阳光,而是自始至终、始终如一,不管在什么位置,不管被褒被贬,不管皇前民前,只要他在,就努力为朝野送阳光,给温暖,这是最令人敬仰的。“阳春有脚”,宋璟当受。

“我家住在城里”,这是我孩提时的一句口头禅,一直到我长大进了工厂,别人问我家住何方,我还会如是说。

这句口头禅是跟大人们学的。这个“城里”,指的是人民路与中华路内的上海老城厢。我家在城北露香园路高墩街,那是父亲于1946年用10根大条订下的石库门底楼客堂与后厢房。这个地方在旧时有个赫赫大名——九亩地,一方与上海历史、政治与文化密切相连的热土,我曾在这里生活了近60年。

这里有条南北向露香园路,露香园系明朝皇城三大园林之一,它不仅风光旖旎,而且留下举世瞩目的文化遗产——“顾绣”。富不出三代的民谚,让这座名园破落圯废。清嘉庆年间,上海县官府购进部分园产,辟建演武场,占地约九亩,这便是九亩地的来历。光绪三

十四年(1908年),清代上海滩规模最大的戏园丹桂茶园迁到九亩地,到1913年扩建为“新舞台”,主要上演京戏,据老一辈人讲,京剧“冬皇”孟小冬幼年时,曾在新

我家住在城里

吴少华

舞台看戏,还在附近空地练功。1927年3月21日,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胜利,22日上午,上海各界代表四千多人在这里选出历史上第一个民选政府——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,19名成员中,就有罗亦农、汪寿华等9位中共党员。九亩地作为上海老城厢的一个响当当的地名也曾有过它的阴暗面。1937年八一三淞沪战役后,日军占领南市,九亩地一带成了藏

污纳垢之地,赌台烟馆林立。

吾辈生亦晚,懂事已是风清气朗的上世纪五十年代了。很多年后,我才查到了资料,我们的24弄原名叫“德润里”,建于1926年,是非常典型的石库门建筑,但没有后门。坐西朝东,我们1号在最北端,因而有单边厢房。虽说我们没见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九亩地,但却实实在在地生活在这块被誉为“城里”的市井中,它不仅给我带来喜怒哀乐,也给了我与众不同的情结与记忆。岁月沧桑,九亩地的旧景已在城市改建中消逝了,偶尔我还会去那里,因为有条老弄堂叫开明里,它被保存了下来。

人去楼空的石库门好似风雨中老人,向路人叙述着这里曾经“城里人生活”的过往烟云。



做些让ChatGPT猜不到的事

施政

开始要求门诊记录,病假单。我对于“共谋”的认识是所有的压力必须共担,就一五一十把老师的微信截屏给宝爷。宝爷立马慌神,坦白相告道确实是几位同学约了一起出去玩耍。我淡定道:那你先晚上,等我下班回家开会。

当天晚上的会议形成了几项成果:一是以后找我帮忙必须把全部情况如实相告;二是翘课这种坏事必须一个人做,最多不超过两个;三是不做第一个坦白从宽的,当然也不顽抗到底,有人

七夕会

坦白就从善如流;四是绝不指认同伙;五是既然知道了消息以后就完全无心玩耍,说明还是适合做一个老实孩子,以后就乖乖的吧。自此以后宝爷就没再动过翘课的念头,而另一个收获是,因为女生们没有一个互相指认,宝爷感慨:女同学其实还挺靠谱。

至此,一位三观方正的宝爷算是初具规模,之后的所有假期我对他的各种安排都抱着支持力挺、不闻不问的态度。今年的暑假,宝爷自己报名参加学校的交流学习活动,他一个文科生报了理工类项目,宝爷对此的解释是:惊不惊喜?意不意外?我就是ChatGPT猜不到的事。好吧,反正ChatGPT能海量学习的不过是人人的选择,我们似乎还有命运的选择可以依靠。由此想来,暑假也确实适合用来做一些让ChatGPT猜不到的事。